

一方 截瘧神效用常山末二錢烏梅肉四個研爛酒調臨發
日早服

一方 不問新久瘧用常山一兩判碎以好酒浸一宿瓦器煮
乾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半盞去滓停冷五更服之不吐
不瀉效

一方 治瘧神效用蒜不拘多少研極爛和黃丹少許以聚爲
度丸如茨實大候乾每服一丸新汲水空心面東吞下

鍼灸法

刺瘧論諸刺法具載本經

大椎 可灸三壯

三椎骨節間 灸亦可愈

間使 可灸

瘧疾論列方

柴陳煎 新散九

麻桂飲 新散七

柴苓湯 和一九三

歸柴飲 新散十七

柴苓煎 新散十

理中湯 熟一

理陰煎 新熟三

參蘓飲 散三四

養中煎 新熟四

濕胃飲 新熟五

大營煎 新補十四

小營煎 新補十五

五福飲 新補六

一陰煎 新補八

三陰煎 新補十一

五陰煎 新補十三

六味丸 補一二二

八味丸 補一二三

八珍湯 補十九

右歸飲 新補三

胃關煎 新熱九

胃苓湯 和百九十

牛膝煎 新因二四

木賊煎 新因二六

十全大補湯 補二十

何人飲 新因二五

草果飲 和一二二六

補中益氣湯 補三一

休癩飲 新補二九

追癩飲 新因又二五

清脾飲 和一二二五

截癩飲 和一二二二

補陰益氣煎 新補十六

一柴胡飲 新散一

二柴胡飲 新散一

桂附二陳湯 熱百十五

三柴胡飲 新散三

四柴胡飲 新散四

六味地黃湯 補一二一

正柴胡飲 新散六

小柴胡湯 散十九

加減一陰煎 新補九

四君子湯 補一

大補元煎 新補一

柴胡白虎煎 新散十二

大溫中飲 新散八

八和中飲 新和七

截瘧常山飲 和二三一

和中飲 新和八

雪梨漿 新寒十六

論外備用方

歸脾湯 補三三三

柴平湯 和二三三三 濕瘧身痛

四獸飲 和二二八 和胃消痰

七寶飲 和二二七 截瘧

截瘧丹 和二百三十

不換金正氣散 和二二一 寒濕瘴瘧

正氣散 和二三 脾滯

祛瘧飲 和二二一 邪火

藿香正氣散 和二十 寒滯

柴葛二陳湯 和六 暑濕

驅瘧飲 和二百二十 邪濕

人參養胃湯 和二三四 和胃順氣

萬安散 和二二二 賁邪初感

常山散 和二二九

交加飲子 和二三二 痰食瘴

鱉甲飲 和二二四 久瘧瘧母

瘧疾

紅丸子 攻九六
消食瘧

白虎加桂枝湯 寒四
熱瘧

七棗湯 熱百十九
陰瘧

扶陽助胃湯 熱百十六
中寒

加味小柴胡湯 散二一
熱邪

瘴氣

論證

瘴氣惟東南之域乃有之蓋嶺南地氣卑濕霧多風少且以冬
 時常煖則陰中之陽氣不固夏時反涼則陽中之陰邪易傷
 故人有不知保重而縱慾多勞者極易犯之以致發熱頭痛

嘔吐腹脹等證蓋重者卽傷寒輕者卽瘧疾第在嶺南病此則均謂之瘴耳然陽氣外浮之鄉必內多真寒而外多假熱陰氣不固之人雖外有邪證而內必多虛此則嶺南瘴疫之大槩也但予未經其地此不過億度之見耳及閱諸家之論最多得理足徵予言之不誣也謹詳錄在左以資也用庶臨證者可無惑而病此者得所賴矣○又細察諸論亦已詳悉第病其用補之法猶有未盡若值內傷虛損之甚而病此將危或難愈者必以前瘟疫門治法參而用之則庶乎有濟

瘴病所由

凡勞役傷饑之人皆內傷不足者也所謂邪氣傷虛不傷實同一理也觀衛生方云北人寓廣之地者或往來廣之途者俱有陰陽相搏之患然居者十病二三途者十病八九正以居者安靜途者勞傷耳活人三昧論瘴瘧條云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則邪氣不能爲害彼道路崎嶇人烟踈濶水漿不潔酒炙多腥飲食起居未免乖度况復有陰陽相搏之氣乎故曰瘴氣惟染勞役傷飢之人者此也○又凡居嶺南者必慎起居節飲食寡慾清心雖有嵐邪勿能害也惟內境不出則外境不入此理之自然其有感而病者皆不知所慎耳

大梁李侍詔瘴瘧論

嶺南旣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二氣相搏此寒熱之氣所由作也陽氣泄故冬無霜雪四時放花人居其地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夕霧昏春夏淫雨一歲之間蒸濕過半三伏之內反不甚熱盛夏連雨卽復淒寒飲食衣服藥食之類往往生醜人居其間類多中濕肢體重倦又多脚氣之疾蓋陰常偏勝而然陰陽之氣旣偏而相搏故人亦因之而感受其寒熱不齊之病也又陽

生

燠既泄則使人本氣不堅陽不下降常浮於上故病者多上
皖鬱悶胸中虛煩陰濕既盛則使人下體多寒陰不上升常
沉而下故病者多腰膝重疼腿足寒厥尋觀嶺南瘴疾證候
雖或不一然大抵陰陽各不升降上熱下寒者十有八九况
人身上本屬陽下本屬陰茲又感此陽燠陰濕不和之氣自
多上熱下寒之證也得病之因正以陽氣不固每發寒熱身
必大汗又復投之以麻黃金沸青龍等湯再發其表則旋腫
受斃甚者又以胸中痞悶用利藥下之病人下體既冷下之
則十無一生若此者醫害之也其時余染瘴疾全家特甚余

新字知

悉用溫中固下升降陰陽正氣之藥十治十愈二僕皆病胸
中痞悶煩躁昏不知人一云願得涼藥清膈余審其證上熱
下寒皆以生薑附子湯冷溫服之卽日皆醒自言胸膈清涼
得涼藥而然也實不知附子也翌日各與丹硃丸一粒令空
心服之遂能食粥然後用正氣平胃等藥自爾遂得平安更
治十數人皆安蓋附子用生薑煎既能發散以熱攻熱又能
導虛熱向下焦除宿冷又能固接元氣若煩悶者放冷服之
若痛煩躁不好飲水反畏冷不能飲者皆其虛熱非真熱也
宜服薑附湯沈存中治瘴用七棗湯正與此同亦一服而愈

有用朮附湯而病愈甚蓋朮附相濟能固熱氣不能發散
附子一味爲最妙○或有脈證實非上熱下寒而目黃赤者
不可用附子脈若浮洪而數寒熱往來無汗乃小柴胡湯證
若證有可疑寒熱不辨宜服嘉禾散若熱多者冷服之嘉禾
散能調中氣升降陰陽治下虛中滿療四時瘟疫傷寒使無
變動雖傷暑及陽證傷寒服之亦解若或寒多服之尤宜服
二三日卽寒熱之證自判然後隨證調治之無不愈者大抵
嶺南之地卑濕又人食檳榔多氣踈而不實四時汗出不宜
更用汗藥此理甚明亦有當汗下者然終不多也明者察之

指迷方瘴瘧論 新安王棐

棐讀書之餘留意醫學幸得其傳頗識方脉就辟入南研究此證謂南人凡病皆謂之瘴率不服藥惟事鬼神夫瘴之爲病猶傷寒之病也豈可坐視而不藥耶每爲中醫荏苒而致不救者有之人過桂林以南無醫藥且居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空不可用汗吐下三法其業醫者旣鮮且庸或妄用吐汗下者是謂虛虛方書皆謂南方天氣溫暑地氣鬱蒸陰多閉固陽多發泄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元氣不固感而爲病是爲之瘴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瘵瘧謂之冷瘴重

者蘊熱沉沉晝夜如卧灰火中謂之熱瘴最重者一病便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謂之啞瘴冷瘴必不死熱瘴久而死啞瘴無不死此方書之說也然以愚意觀之所謂啞瘴者非傷寒失音之證乎又豈中風失語之證乎治得其道亦多可生安得謂之無不死耶○若夫熱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狹道人行其間熱氣蒸鬱無林木以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有飲酒而不節者或食煎炙而積熱者偶成此證其熱晝夜不止稍遲二三日則血凝而不可救矣南中謂之中箭亦謂之中草子然有挑草子法乃以鍼刺頭額及上

下唇仍以楮葉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草藥解其內熱應手而愈安得謂之久而死耶○至於冷瘧或寒多熱少或寒少熱多亦有疊日間日之作及其愈也瘡發於唇驗其證卽是外方之瘧本非重病然每因誤治而致禍亦不可以必不死而忽之但診其脈息極微見其元氣果虛卽與附子湯而愈若誤投寒藥所謂承氣入胃陰盛乃亡若脈洪盛證候實熱宜服和解藥而徐治之若誤投熱藥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也要在切脈審證之虛實寒熱治之無不愈也○人謂嶺南水泉草木地氣之毒故凡往來嶺南之人及宦而至者無不

病瘴而至危殆者也。又謂土人生長其間與水土之氣相習，外人入南必一病，但有輕重之異。若久而與之俱化，則免矣。此說固若有理，但備之以將養之法，解之以平易之藥，決保無病。縱病亦易愈矣。且瘴之爲病，土人反重，外人反輕者多。蓋土人淫而下元虛，又浴於溪而多感冒，恣食生冷酒饌，全不知節，所以重也。然則病瘴者不可全咎風土之殊，皆人自失節養有以致之耳。君子之居是邦也，當慎起居，節飲食，適寒溫，晨酒夜食，切忌大過。或有不快，卽服正氣散一二劑，則脾胃自壯，氣血通暢，微邪速散，又何瘴之有。

嶺表十說 吳興章標

一嶺表之俗食檳榔甚者日至十數枚蓋瘴癘之作率因飲食過度氣滯痰結而檳榔最能下氣消食去痰故人皆狃於近利而闢於遠患此頗類北人之食酪酥多致膚理縝密一旦病疫當汗則塞而不得出嶠南地熱食檳榔故藏氣踈泄若一旦病瘴當攻發則虛羸而不能堪所以土人多瘠而色黃豈全是氣候所致蓋亦檳榔爲患殆勿思耳

一本草載三人觸霧晨行飲酒者獨不病故北人度嶺率相勉飲酒而遷客羈士往往醺酣以自適且嶺外酒價尤廉敗夫